

螭奮怒吞禪河南泉間主趙州勘婆祕魔义
下神號鬼哭雲門顧外虎視鷹擊樓空師子
窟掃盡野狐窠一華五葉還如何長處更無
多延祐丙辰冬幻住沙門明本復說此偈以
爲後序云

十四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四

十方菩薩於無所了而了歷代知識於無所
悟而悟參玄上士於無所學而學然諸佛雖
證而不宰其功菩薩雖了而蔑居其德知識
雖悟而莫覩其蹤上士學之而罔測其狀以
至山川日月森羅萬象由之而建立依之而
運行使物物各具金剛正眼窮古亘今欲窺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二十五之二十六同卷

說

般若說

般若離一切相而不礙諸相發揮般若離一
切名而不礙衆名出現般若如大火聚世間
所有形器嬰之者莫不遭其燒般若如太阿
鋒世間所有物像觸之者莫不遭其壞般若
如太虛空世間所有色法入之而無不容般
若如大圓鏡世間所有相貌臨之而無不照
大矣哉般若之體圓般若之用大般若之功
博般若之道普矣三世諸佛於無所證而證

其髮鬚不可得也嗟夫衆生迷背其來舊矣
轉爲無邊生死曠劫迨今於此般若體上念
念遷流念念起滅念念攀緣念念輪轉深沉
欲海甘赴死門而吾大般若光雖未嘗少間
其如瞽者居太陽之門聾者住雷霆之窟終
身由之而竟莫知其聲光震耀也由是三百
餘會之玄談千七百祖之絕唱皆純以一味
清淨般若融爲善見神藥俾瞽者聰
壅者通執者化也當知瞽不自瞽依般若而
瞽聾不自聾依般若而聾是謂一切智智
而壅執不自執依般若而執是謂一切智智
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若謂聾瞽壅

執之病不居般若體上則般若有所不周以其聾瞽壅執之病即般若而生則般若有所時而弊其深密幽邃之旨非超出言象之表者

孰能與於此所以云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蓋知般若誠非心識所可緣也故般若

離心緣相離意識相離思惟相離文字相以至離種種相如是離者非所離非能離本性離故以性自離離亦不立離既不立一切混融然舍般若無衆生心舍衆生心無般若即衆生心是般若青出於藍即般若是衆生心冰生於水苟非見忘執謝甚不可以言通而

直下承當効去久矣高昌三藏法師喜菴妙公梵名般若室利命余申其義乃因引前說併爲說偈

般若無知亦無相非曰無相非無知有無知見二俱遣了般若體常無爲無爲之體即無作百草頭邊光樂樂已忘證者名醍醐見病

未祛名毒藥般若非良亦非毒般若之機離背觸喚作般若沉悟坑謂非般若遭迷局般若非悟亦非迷迷悟俱忘復是誰玉雞啄破瑠璃殼鐵牛觸碎珊瑚枝法身解脫即般若覩體難容分別者般若解脫即法身三事何曾隔一塵法身般若即解脫如珠走盤活鰻

意達之也所以未嘉謂惟證乃知難可測昔僧問古德如何是般若體答云兔子懷胎又問云如何是般若用答云蚌含明月發迅雷於昏蟄麗杲日於幽衢展驚峯無作之機啓少室不傳之妙在古德分上綽綽有餘且學人到此如何領會其或停機佇思萬里崖州

真際說

鰻一三三一相容攝水底蝦蟇吞却月三一
一三相互融半夜金烏海底紅三既遣芳一
不立虛空爲紙須彌筆擬書般若兩箇字已
是抱贊重吐屈一不立芳般若空龜毛繫住
毘嵐風滿菴歡喜著不盡張起東南般若宗

太尉潘王海印居士求法名別号遂名之曰勝光号之曰真際夫真非色像不可得而見有見非真際非境緣不可得而及可及非真平不可見而見之際乎不可及而及矣其不可見之真廓爾無像不可及之際洞然絕痕無像之真體之莫非神悟罔及之際混之

必欲心開然真非際外之真際匪真前之際但見真則必達其際凡達際則必見其真真乎際乎猶鏡與光二者未嘗斯須少間言光則必由鏡出語鏡則必有光存光即際之真鏡乃真之際亦猶羣波共水衆器同金理體元齊事相非一嗟乎衆生於無始時來重爲業習所蔽擬涉念慮即落妄緣那更馳求劙去久矣或不真誠啓悟諦實開明不撥一塵洞見源底則未免粘情帶識依文解義妄存知見墮在意根說時與真際相符用處與妻緣不隔使諸佛菩提之道果止於此則安有解脫之期也或謂離妄之謂真真之所詣之

謂際謂妄者何以迷自心故見聞覺知皆妄言謂真者何以悟自心故明暗色空皆真也其無定體悟之則圓妄絕正形迷之則著全波是水了知妄外無真全水是波畢竟真中絕妄然則二名一體就中萬別千差欲教舉必全真當體必須神悟所云際者畔岸之謂

也事物之極乃名邊際如色之極是空邊際空之極是色邊際是故妄不可有其邊惟真乃妄之邊真不可言其際即妄乃真之際也或謂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又云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又云平等真法界無佛無衆生但諸佛祖圓頓了義之談若妄若真未嘗有

織毫界限邊際復從何立耶然了義之詮固無界限既迷之境實有方隅以無界限故三塗地獄萬種泥犁千仞劍林諸熱惱海至若塵沙苦趣悉該真際使有一毫揀擇則離波別有水也以有方隅故衆生諸佛煩惱菩提苦樂順違安危得失殊形異狀名相紛然俱

四

出妄緣悉垂真際雖曰波水同體而不可同其名也原夫此心之迷也於無妄真中卓爾妄真於絕邊際處宛然邊際但如衆緣觸目群象當情水不可喚作山空不可呼爲色各有其用不同其名明知理體無差其奈事情有異譬如水之就決也湍流不息及遇寒則

結爲堅冰凝然不動了知不動之堅冰全是迅湍之流水奈何迷妄之寒氣積集濃厚於一體中儼然成異或不以頓悟之慧日融之化之欲會歸真際之水其可得乎是故真際如來目之爲第一義最上乘昔世尊初生時目顧四方乃顧此真際也以手指天地乃指

此真際也復云惟我獨尊乃示此真際也已而棄王宮入雪山六年苦行夜半見明星悟道乃顯此真際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燈燈相續乃傳此真際也至于臨濟卷真際於喝下德山揭真際於捧端又豈特禪宗佛祖爲然如三乘十二分教大小偏圓秘密開顯無

心空及第於斯時也真際二字亦無地可容矣昔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老趙州眼空四海神洞十虛融八識爲真野色更無山隔斷混六情爲際天光直與水相通寸心圓湛片舌瀾翻隨語隨默而泛應群機機相副或

邊法義種種方便皆從真際出生真際乃佛祖所詣之根本法門更無一法能過於此者真際誠一心之異名也古者謂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又云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此說之下以真際之體散於森羅萬象之頂標於色空明暗之

五

與或奪而全該大法法法同歸用之則煞有
準繩操之則洞無影跡蓋其真際洞乎心府
真際貫乎口門凡動靜語默曾不與真期而
真自臻曾不與際約而際自至豈特趙州爲
然但宗門中有契有證之士靡不皆爾今日
在海印居士潘王分上間不容髮欲得諦實

領荷親切承當直須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話下廓爾悟明所謂古今無異路達者共同
途也如或未由開悟且真際亦未嘗有絲毫
隔越獨不能混融無間爾猶未磨之鏡在鑛
之金雖金體無在鑛離鑛之差鏡光絕已磨
未磨之異奈何垢翳而光不彰鑛存而金有
礙又如冰之與水亦未嘗斯須隔越但冰具
堅礙凝結之質而不能爲水流注潤澤之用
也夫善於求道者道不可將心求求而得之
是妄得也但磨其污染之塵銷其執著之鑛
融其迷妄之寒久之不休則光斯照而金斯
純冰斯泮矣政於斯時道遠乎哉道遠乎哉

嗟乎今之人但聞直指單傳不加脩證咸以
聰慧之資望塵領荷依文解義說處宛然滯
識執情轉增迷惑是猶以堅礙之冰不期泮
釋便欲與水同流多見其不知理也譬如京
師王城鎮于北方普天之下凡有識者皆知
北有京城惟到與未到者有差別爾其既到
六

者雖移身於萬里之外凡一念京城則人煙
市井昭然在目不能惑也其未到者至終其
身不能無茫然之咎謂既到者乃悟而見之
者也謂未到者乃解而知之者也悟而見之
者固已極矣古人尚欲掃空悟跡剗除見刺
或不爾則坐在悟邊動成窠臼蹲於見處尚
滯功効審如是則爲已尚恐未周又安能爲
人解粘去縛也哉前所云磨鏡之塵銷金之
鑛融冰之寒似與本來具足少林直指之道
覲體相反不然爾徒見其言下知歸機前領
旨之易而不知其磨塵銷鑛融寒之難歷於
夙昔以致今日之易也苟不之難而欲之易

是猶認鑛爲金指冰爲水者無以異也當知
妄依真而起妄真由妄而顯真真非妄而真
不自居妄非真而妄無所倚妄因不立真理
何存楞嚴謂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斯說
之下不惟妄遣亦乃真祛妄遣真祛道存目
擊矣邊依際而立邊際由邊而顯際際非邊

而際不自著邊非際而邊不獨存邊既無方
際何有界故祖師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
小同大忘絕境界斯說之下邊融際廓洞然
無間矣如是則真際與萬法會同萬法與真
際交徹在迷則真際是萬法惟悟則萬法是
真際悟迷俱遣得失兩融真不立而真存際

不形而際徧矣

止源字說



七



而滯於死水者可同日而語哉

雲谷號說



一塵不飛之頃止乃剉言一沤未發已前源
將安寄直下見得便知四大海水止在一源
源體本空止亦何有於此絕能止所止之異
無此源彼源之差即源是止萬波隨一水而

收即止是源一水攝萬波而寂世之不鑑其
源者但見百川競注萬派橫流而欲遏之使
止大似捧土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當
於沿流不止之際瞪目一觀洞見源底則知
此源窮古迄今澄之不加清攪之不加濁一
滴不加少四海不加多以至决之非動堰之

非靜者也何則使澄而後清則不得謂之止
矣攪而後濁亦不得謂之止矣乃至曰動曰
靜曰少曰多皆識量所遷妄見流注縱能以
四鐵圍山隄防一水至萬刦不興寸浪而欲
較吾止源之旨者實霄壤矣江西定侍者字
止源是必有所得於止之道豈枯形忘慮

八荒一雲也天地一谷也一塵翳空萬象各
立消長盈虧須刻百態者雲之變化如是也
又何待隨清風出遠岫之謂哉疾風駕雷山
振海湧機動籟鳴終日不息者谷之響應如

是也又何待呼而後聞扣而後應之謂哉知藏興公深窮此道自號雲谷所以跨昂霄之步如雲行空肆懸河之辯如谷答響宜其然也或曰太虛無形因雲見色天地無口由谷有聲我將空耳目於混茫之先越見聞於未然之表何乃以聲色而爲號耶不然雲無心

而見色即色明空谷中虛而有聲即聲顯寂假雲谷之號示聲色之體以聲色之體顯空寂之用如教中云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何疑而不悟哉知藏聞而笑曰我雲無形亦不著空我谷無聲元非滯寂子所說者皆錯下注脚耳

月舟字說

光明奪夜之謂月直造彼岸之謂舟惟月與舟頗符斯道然道之光不特照夜而無所不燭焉道之體不獨濟岸而無往不至焉以其無不燭則喜怒哀樂如月映千江無一水而非月影以其無不至則過現未來如舟行萬

國無一地而匪舟航能即而行之不患其不與道相合也脫或外此則迷雲翳其光世波搖其體而誰有此月誰有此舟者乎一上人以月舟二字表其所學余於是解之就爲說偈天上一輪水中一葉丈人乘之余復何說無濟字說

聖人不以慈亦無意於濟人也由衆生妄自取執而繫形於空有彼此之兩途故聖人以百千方便向平白地上強自指陳以愛爲河以煩惱爲河以生死爲河而於此河以非彼爲彼以非此爲此以不以彼爲此不以此爲彼如是兩岸隔斷中流觸目成垂覲體爲礙

以其礙故則此能礙彼彼能礙此彼此礙中中礙彼此塵塵涉礙法法成差使本來具足圓常不斷之旨昧之又昧矣所以大慈普濟於四十九年純以不二之道導之俾其妄消執謝而自化也知彼不二則不見有此知此不二則不見有彼知彼此不二則不見有中

流知中流不二則不見有彼此如是則亘古迨今自一微塵而至不可說廣大世界海融歸至理圓證不二安有捨此求彼之心哉於是大達之士抹過兩邊不存中見掀翻櫓棹泯絕舟航輶底波濤了無涓滴直下內無能濟之心外無所濟之物其無濟而濟是謂大

濟者也苟未達其大濟之濟則安知其爲無濟乎慈禪人字無濟宜知此以自勉

定叟字說

泰藏主字定叟因質其義叟曰定以不動爲義然則維摩大士不離丈室斷取妙喜世界置諸掌如轉陶家輪時在座者見彼世不搖

之論始信那伽常在定之語不我誣矣嗟乎二乘小見以枯心屏志絕慮忘緣爲定者縱經八萬劫祗益戲論耳安得斯人亦具清淨耳根聞叟如是之說而捨小慕大乎

無念字說

昔鳩摩羅什法師年甫七歲隨母入寺以手

動此世不改變此豈非不動者乎雞足峯中飲光尊者入滅盡二昧以伺慈氏下生此豈非不動者乎叟曰不動之理豈如是哉我嘗於一區未發已前洞見十方平等本際圓同太虛湛如古井諸佛於衆生身中入大涅槃而衆生不知衆生於諸佛體中流轉生死而

捧佛鉢置之頂上鉢未及頂而遽投之母問其故乃曰我因頂鉢次悟一切諸法皆從心念而生初捧鉢時不作想念鉢方及頂忽起念云鉢如是大安得不重此念起時其鉢不勝重矣由是知念未起時一切諸法猶若太虛初無分別據什師所見謂念乃法之源也

求嘉云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閑木人問求佛施工早晚成據求嘉所見謂念不生處與木石等也雲南護藏主自號無念因以什師求嘉所見扣之乃曰我之無念異乎其所聞什師過在絕念之不起求嘉過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無念也謂無

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鑑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哉所謂繁興大用舉必全真我嘗於見聞知覺之頃欲覓念相如毫髮許了不可得而曰無念非不念也無念之念生無生相住無住相異無異相滅無滅相非思慮計度所知惟洞徹法源者頗測其彷彿未易與纏情縛識者語也余嘉其說乃筆以志之

無方字說

盡塵沙法界是箇自己中邊混融表裏通徹

既不可以形器拘而亦豈容囿於方隅也或迷自己於當念則囿於方隅拘於形器以其有方則仰而爲上俯而爲下日昇則東月沉則西不敢易其毫髮由是引起偏計流墮分別交結識情感於生死者蓋深昧其無方之自己也或曰常帝東行善財南往文殊北邁

士

達磨西來具在典章如其無方何從得此言也余曰前不云乎囿於方隅拘以形器者不可與論無方之自己也徒見常帝之東設使自今日行至盡未來際東之又東豈知盡東無方盡方無東者乎盡東無方則方不可求盡方無東則東不可立常帝爾時惟見般若說無方之義如此

識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五

七

第一二〇冊